傳奇色彩的古代狀元

陳培棟

文史叢譚

狀元是中國科舉制度諸多名詞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個。是創始於唐代，完備於宋代，延續至元、明、清，長達一千三百年歷史。進士第一名爲之狀元。

「狀」取自「投狀」，「元」即爲第一，居首之意。唐朝時規定，各州貢送到京城的舉子，應試之前要向禮部呈遞州裡的解狀和本人的出身履歷等親狀，統稱爲「投狀」，也就是報名。考試及格後，禮部將新進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績一起呈報給皇帝，稱爲奏狀。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狀頭。當時只分甲乙等，無狀元之名。到武則天天授元年（六九〇）首創殿試之例，對禮部的考試再行覆試，這才開始把按成績排在最前面的稱狀頭或狀元。狀元之名，自始而起。從唐朝到清朝的一千三百年中，共開科考試七百四十五次，有據可查的文狀元共錄取六百五十三人。

歷史上第一位狀元

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文狀元出自大唐科舉第一狀頭的孫伏伽。孫係河北邢台清河人氏。李淵在長安稱帝後，舉行科舉考試，孫伏伽名列榜首。敢於誠言直諫的孫伏伽，對皇帝李淵說：「隋朝是因皇帝不聽取誠實的忠告才滅亡的，陛下要吸取教訓。再有才華的人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國事都想得到周全，只有善於用人、虛心聽取意見才能治國。」李淵覺得孫伏伽是爲國着想的忠臣，於是就任命他爲治書御史。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貞觀五年，孫伏伽審理一樁案子有失誤，被罷免官職，不久李世民又重新起用他爲刑部郎中。有一天，唐太宗正要外出打獵。這時孫伏伽匆匆趕來，一把拉住馬韁說：「陛下打獵，遊戲林中，是很危險的。一旦有三長兩短，誰來主持政務？」正在興頭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便耐着性子說：「我今日閒着無事，又不貪戀女色，只喜好打獵，想借機會出去走走。也帶了十來個侍衛，有什麼不放心的？」說完登鞍上馬。哪料到，孫伏伽把馬韁繩繞在腰間，跑在馬前說：「陛下今天出門，就請從老臣身上踏過去，我願意用死換取皇上對誠實忠告的採納。」唐太宗大怒，說：「你不知好歹，來人把他給我拖出去斬了。」幾個武士立刻把孫伏伽抓在手裡。而孫伏伽面無懼色地說：「夏朝的關龍逢因直言進諫而被殺，我情願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見，也不願意再侍奉你了。」這時，唐太宗笑了，說：「我不過是試一試你的膽量，你眞是一個誠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眞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啊！好，那朕今天就不出去了。」

歷史上唯一的狀元駙馬

我國古代民間，認爲「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人生最大的喜事，許多文學作品和戲劇都大肆渲染「中狀元、選駙馬」的逸事，似乎狀元是駙馬的首選。其實在各朝代有名有姓有事跡可查的六百多名狀元中，眞正的狀元駙馬僅有一人。

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二），河南滎陽人鄭顥壬戌科進士第一人。這位年輕英俊的狀元被唐宣宗看中，要將自己心愛的女兒萬壽公主許配給鄭顥，招爲駙馬。於是宰輔白敏中極力出面促成好事。本來鄭顥早有婚約在身，中狀元後打算迎娶盧家千金，卻被白敏中插了一杠子。

宣宗親自爲鄭顥與公主完婚，拜爲駙馬都尉，又提升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儘管宣宗對他格外優待，但鄭顥心裡一直不快，婚後兩人生活得並不幸福，雖然心裡懷念盧氏女，又不好向宣宗和公主表露。只好向媒人白敏中發泄，一有機會就給白敏中顏色看。

一次，白敏中向宣宗訴苦，宣宗打開一個大箱子給他看，說：「這裡都是鄭顥彈劾你的一箱奏章，我知道其中原因，所以都壓下來。」

歷史上唯一的女狀元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洪宣嬌建議其兄洪秀全開科取士，並設立女子科舉制，女科主事洪宣嬌爲了抨擊男尊女卑，議題爲《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應試三百多名女子中，唯金陵妙齡才女傅善祥，才思敏捷，引古論今，列舉歷代巾幗英雄的豐功偉績，有力的批駁了「女子難養」的謬論。經評議，傅善祥成爲太平天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狀元。先後在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府裡掌管內外政事文書，出謀獻策，運籌帷幄，成爲天王、東王得力的女謀士。後封爲東殿尚書。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後，鑒於軍事行動的需要，將十三、四萬隨軍家眷單獨組織起來，擔任後勤工作，稱爲「女營」。定都天京後，改稱「女館」，嚴禁男子入探，夫婦同居。可是天長日久，引起不滿。傅善祥便婉轉地向東王進言：「天王在永安時，答應攻下金陵爲登天堂，許夫婦團聚，今仍不准有家，不足服衆」。東王與天王商量後，接納傅善祥進諫，撤銷女館，許夫婦回家團聚，年輕未婚女子亦令婚配，這樣一來，既減少了軍費，又平息了怨言。

沖淡爲衣

蘇北

讀黃裳的《珠還記幸》，記到廢名一節，說魯迅論到廢名的《竹林的故事》爲「沖淡爲衣」，這實在是好。

廢名的文字，我二十出頭就讀得很熟。說是熟，也就是我見得到的那麼幾篇：《桃園》、《菱蕩》、《浣衣母》。廢名的文字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不多見的，後來我在北京沙灘的五四書店買到過一本影印的開明書店一九三二年出的《橋》，眞是歡喜得不得了。我在書中記了長長的一段題跋，現在讀來，頗爲有趣：「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我與好友龍冬君騎車到沙灘購得《橋》，之後兩人便抱書到景山公園東門外綠化帶，是午後，有蟬在槐樹上叫，有遛鳥的老人騎車而至，我們坐一樹蔭下，抽煙，聊天，謀出《四人故事集》一書，兩個有志於文字的青年做着關於未來的夢。」

這本豎排的《橋》，後來我讀過多遍。第一遍讀完，我曾在書後記道：「一九九一年於湖北黃州的午後讀完。文筆清淡，文體簡潔。沖淡爲衣，稚拙爲本。值得做法。」在寫這篇小文時，我從書櫃裡抽出這本已發黃鬆軟了的線裝書，用手指指着目錄：《金銀花》《史家莊》《井》《落日》《洲》《貓》《萬壽宮》《鬧學》《芭茅》，我今天見到這些熟悉的文字，心裡仍舊是有說不出的歡喜。

我實在是很喜歡廢名的。

爲什麼不重印《橋》呢？眞該把《橋》和豐子愷的漫畫印在一起去讀。爲什麼不是豐子愷爲廢名的小說插圖？——豐子愷爲魯迅的小說插過圖吧？「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廢名的筆下多爲兒童，但廢名的作品不是兒童文學。他筆下的那些孩子啊！他的鄉村，是眞正的鄉村，他是鄉村風俗畫。廢名的詞彙是那麼的少，他的文字又是那麼的準確。讀廢名的文字，最宜在鄉村，或者，月夜的山村小溪旁。我曾在炎熱的夏天桐城的一個山腰的茅棚，一個老太太賣水，可是一個中午沒有一個人經過，她就那麼坐着。蟬在鳴，靜極了。茅棚中涼風陣陣，棚外長着一叢美人蕉，開着火紅一樣的花；這裡，那裡，開滿了各色野雞菊！我躺在那午後的寬板櫈上，任涼爽的風從我身上颳過，我於是想啊！這是最適合讀廢名的地方了。我想着便讀出了聲：「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好白的水光。圍圍的小葉也眞有趣。芋頭，小林吃過，芋頭的葉子長大了他也看見過，而這，好像許許多多的孩子赤腳站在水裡……」

那個夏天我也曾在皖南一個叫東園的小村莊，那是怎樣的月夜啊！月光紗一樣的大幔鋪下來，溪水在各色圓石上流過，咕咕咕的。我坐在溪旁，那月映着我。全世界彷彿都靜下來，聽我朗讀廢名：「冬天，萬壽宮連草也沒有了，風是特別起的，小林放了學一個人進來看鈴。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它響。」

——「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它響。」這句話寫得眞好！

那些鄉間的溫暖，鄉間的人情，都在廢名筆下。這樣的兒童現在是沒有了。這樣的鄉村也只有在我童年的夢裡。

我讀廢名也可能是出於我的自私。小林的童年最宜於我，我在童年的鄉下。高郵湖畔的鄉村。一個大湖，竹園包圍了我家三間茅屋，每天早晨去看竹子的芽，它長得眞快！黃黃嫩嫩的嘴，很快就泛青了。竹園溝裡的菱，紫紅紫紅，一掀，結得滿滿的！釣魚，用鵝毛的浮子，嫩紅的蚯蚓，浮子一送一下，再送兩點，輕輕一提，哈，一條鯽魚在竿頭亂蹦！那鱗是多麼的乾淨！那溝塘裡的水是多麼的清冽！

我讀廢名就是這樣，是小林走進了我的生命，還是我走進了小林的童年？我們融合了，童年，生命，糅雜在一起。

現在可以是這樣去讀：這些文字已經是老朋友了，你也已進入中年。晚飯後一切停當，泡一盆齊小膝的熱水，倚偎在藤椅上，腳丫子在水中吧嘰着，翻開一頁，細細去讀。一本《橋》太短了，要省着些。每晚讀一節吧！像孩子吃糖葫蘆，先是用嘴玩一會，每次吃一粒，再舔一下下一粒。

而你的腳在水中吧嘰，你很快活，也很受用。

不妨這樣去比方：這些文字，可以是一服良藥，滋養精神；可以是一劑補品，延綿壽命；可以是一支鄉村音樂，和諧內心。

毛澤東與「武昌魚」

江志偉

人與事

人們都知道，「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是毛澤東詩詞代表作《水調歌頭・游泳》中的著名詩句。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毛詞中的「武昌魚」，是怎麼寫進詞作中的？其中又有些什麼有趣的故事？妙不可言的是，關於這則發生在「武昌魚之鄉」湖北武漢的史實的破解，居然會在「中國徽廚之鄉」安徽績溪縣伏嶺鎮得以實現。這是因爲，當年毛澤東正是在武漢品嘗了績溪徽廚爲他烹製的徽式魚宴之後，才挑燈夜作《水調歌頭・游泳》詞作的，而爲他烹製了那桌徽式魚宴的，正是來自「中國徽廚之鄉」的徽廚程民開主廚。

那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武漢大中華菜館經理章在壽接到上級通知，說有中央首長晚餐要來菜館品嘗徽式魚宴，讓他們做好充分準備，並一再叮囑要做出大中華菜館的最高水平。章在壽接受這項特殊任務後，越想越緊張，因爲以往任何一次任務的交代措辭都沒有這次這樣嚴格與審愼，心想這位首長一定非同凡響。於是，他迅速召開緊急會議，進行周密部署，讓大家清醒認識到，這次接待任務非同尋常，只能辦好不能辦差，因爲這不只是事關大中華菜館的名聲問題，更關係到武漢的聲譽，是個政治問題。緊接着便就「派出廚師陣容」和「魚宴菜單設計」問題進行了認眞、熱烈的討論，最後的方案是：

關於廚師陣容，決定由本店頭牌徽菜名廚程民開擔任主廚，親自掌勺完成魚宴的全部烹飪任務；緊急向漢口新興酒樓借調徽廚邵觀茂（他在程民開一九六三年病故後調入大中華菜館，接替了程民開的位置），與本店的程大祥聯袂負責炒小席工作；而配菜副刀則由本店邵在維和胡灶雲擔任。

關於魚宴菜單，決定由十二款風味各異的徽式魚宴組成，全席菜餚全用魚料烹製而成，這十二道魚宴的菜單是：紅燒划水、紅燒鮞魚、紅燒鮰魚、清蒸鮞魚、楊梅鮞魚、松鼠鱖魚、糖醋魚塊、精燴魚圓、拔絲魚條、抓黃魚片、清炒鱔糊和頭尾砂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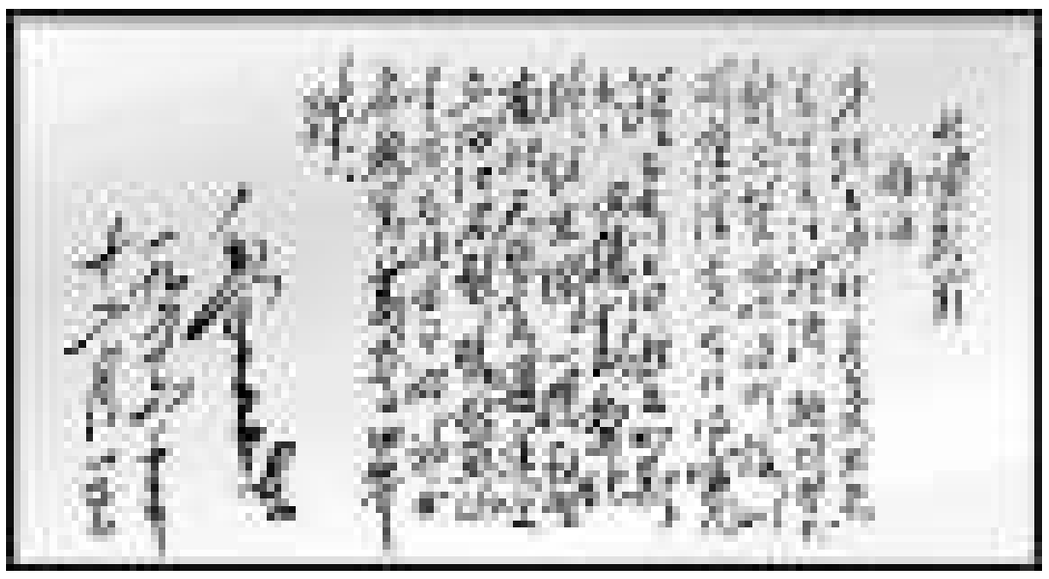
正當大中華菜館的廚師們爲此緊鑼密鼓而又有條不紊地按設計精心準備晚餐魚宴的時候，章在壽又接到緊急通知，由於情況臨時有變，原定安排在大中華菜館的晚餐計劃臨時取消。何時再辦，隨時等候通知。這次臨時變動，更增加了大家對這位貴賓的神秘感。

又一次通知下達的時間是在次日的六月一日，與原先部署不同的是，這次晚餐首長將不來大中華菜館而改在他下榻的東湖賓館進行，魚宴菜單仍按原設計不變，但完成烹飪任務者卻只能由主廚程民開和配菜副刀邵在維兩人到東湖賓館去完成。最後的任務完成得相當出色，雖然程民開和邵在維自始至終都沒能見到這位神秘的貴賓，但從相關領導人的表揚聲中他們已經猜想到首長的滿意程度是非同尋常的。

程民開他們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位品嘗了他的徽式魚宴的貴賓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本人。但準確的官方消息，程民開他們卻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才獲得的，當時的《工人日報》最先通過發表毛澤東給黃炎培的一封信和《水調歌頭・游泳》、《浪淘沙・北戴河》兩首詞的手跡，證實了「又食武昌魚」的事情。其中《水調歌頭》的題目在手跡上題作「長江」，同月在《詩刊》雜誌上發表時才改爲《水調歌頭・游泳》。

直到這時，程民開他們才隱約知道了那次魚宴晚餐計劃變更的原因，原來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從湖南長沙來到湖北武漢，當天就乘坐輪船視察了正在緊張施工、建造的武漢長江大橋。視察過程中，「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宏圖」讓毛詩情蕩漾、遐思萬端：想到「巫山雲雨」，想到「神女」奇峰，想到「西江石壁」，想到「高峽出平湖」的三峽工程……原定計劃視察了武漢長江大橋施工情況後就可結束當日活動，誰知毛澤東興致極高，提出了「萬里長江橫渡」的暢遊長江的想法並很快付諸實現，這便是毛澤東此次武漢之行期間的第一次橫渡長江（隨後，他又於六月二日和三日連續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長江橫渡）。因爲毛澤東的視察行程計劃，臨時由於增加了橫渡長江而導致到大中華菜館用晚餐的計劃的變動，致使程民開他們五月三十一日當天未能迎逅這位神秘貴賓的光臨，而改期於六月一日的東湖飯店的上門烹製。而《水調歌頭・游泳》則是毛澤東六月一日晚餐品嘗到程民開他們烹飪的徽式魚宴之後，於東湖賓館貴賓客房裡揮毫寫下的詩篇。看來，「武昌」的這席徽式「魚」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確實太美太深了，美得使他情不自禁地將「武昌魚」入韻入詩，甚至使他於遐思萬端之中也未能忘記這「武昌魚」。

一九五九年，武漢市各大賓館飯店的名廚們匯聚大中華菜館，參加了一次隆重的「武昌魚」命名大會。大會上，人們又一次重溫了毛澤東《水調歌頭・游泳》中的詩句，「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感到格外親切。這是毛澤東親自爲旅漢徽廚的徽式魚宴命名，這一天也成爲程民開等徽廚們記憶中最盛大的節日。從此，「武昌魚」便成爲一個特色獨具的名牌；從此，程民開便成爲一個與毛澤東詩詞有關的徽菜名廚。



毛澤東詩詞《水調歌頭・游泳》手跡（資料圖片）

雨中遊西湖

魯人

天南地北

如果只在杭州盤桓小半日，遊西湖怕是最佳選擇了。

西湖古稱明聖湖。據傳漢代湖裡出現過一頭金牛，當地人認爲是吉兆，故得此名。環湖三十里，數千年來，除了自然景色，還形成了豐富的人文景觀。西湖是杭州的象徵，到杭州不遊西湖，算是枉行了。

古人讚美西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想來說的是西湖醉人的春日。我們是在夏日來到西湖的，又有幸遇上了淅淅瀝瀝的小雨。細雨潤如酥，愜意至極。遠眺，湖上泛起淡如炊煙的雨霧，湖面則被籠罩在淡淡的雨霧中，湖中有綠樹覆蓋的小島，濃重的黛色也被雨霧揉淡了。遠處的遊船，如朦朧的剪影。

我們沿着蘇堤從西湖上穿過。明代有杭州人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志》中，記述蘇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那花是桃花，柳以垂柳爲主。可惜盛夏，桃花已變成拇指大的桃子了。如今，遮岸的柳蔭桃影間，已夾雜了許多高高低低的其他樹木。橋還在，淡青色的橋板、橋柱及柱頭的石雕都顯示此橋已非故橋，亭更是早無蹤影了。想當年，柳綠之中桃花妖嬈，桃柳相偎；石橋之上有亭翼然，橋亭相守，怎不令騷人墨客悠然生出許多情懷。今日的蘇堤雖不見了古貌，堤面也鋪了柏油路，但路兩側的樹木在路上搭成了一道天然的長廊，石橋雖是新修復的，卻依然保持了古貌。路上的行人雖無了古裝，那色彩繽紛的時裝又別有一番韻味。

不幸細雨加劇，漸密漸大。終於，頂不住，撐起了傘。

早聞出過西施的西湖，被美女裝點了數千年。走在蘇堤上，果然，滿眼面容清秀，身材窈窕，姿態婀娜的女子。雖非個個冰清玉潔，也都膚如凝脂。又多矜持淡婉，加之滿口溫軟的吳語，即使不是貌若天仙，也極耐看，不但美且有淑女之韻。而雨中，那撐在她們頭頂或紙或布的花傘，在半空飄着，更使她們宛若上天寄存在人間的美妙生靈。也時見披着鮮艷的雨衣，騎着自行車嘻笑掠過的女孩子，同樣都純如亭亭於湖面的荷。在西湖走了半晌，極少見面施粉黛，贅肉橫生的女子。想來，有上天的寵幸，有吳越山水的滋潤，這西湖女子何需人造物品來滋養肌膚，又何來體胖之憂。即無修飾之勞，更無減肥之苦，西湖女子眞令人羨慕煞了。

走過蘇堤，又登了永福寺。安謐的永福寺散建在山腰上，一座座大殿隱於山腰濃密的林蔭深處。沿山路拾階而上，人聲鳥聲蟲聲，都隱於林蔭中，更顯出了山間的幽寂。加上剛剛經過了一場雨，青山初浴，清新之氣透人心骨。都說天下名山僧佔盡，走在路上，實在不知是山滋潤了僧，還是僧維護了山。也許這便是天人合一吧。

如果只在杭州盤桓小半日，遊西湖是最佳選擇，也是最糟糕的選擇。西湖如一桌佳餚，不嘗要悔恨終生。但匆匆小半日，衆多美景都無福領略，這一桌佳餚只下了兩箸，便被人從桌前拎走了。心裡的那份不捨和懊喪，只能等不知何日的下次來消了。

難忘的敬禮

戴永夏

域外漫筆

最近，內地上海、杭州、青島、南京、成都等地連續發生酒後駕車撞人、釀成慘劇的事件，在社會上造成很壞影響。野蠻開車，草菅人命，已成嚴重的社會公害。面對這一嚴酷的現實，人們不能不反思，這些嚴重的交通肇事能不能避免？我們該有什麼樣的交通秩序？由此，我聯想到十年以前，我在韓國的一次見聞……

那是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們到韓國旅遊。臨時組成了一個三十來人的旅遊團，抵達韓國濟州島機場時已經下午五點多鐘。我們下了飛機，提着行李走出機場，需要穿過一條並不太寬的馬路。這時路上的汽車川流不息，我們見周圍並無斑馬線和停車的信號燈，便按照在國內的習慣，本能地站在路邊，等待面前的車子開過後再橫穿馬路。就在這時，令我們驚訝的一幕出現了：只見本來行進着的十多輛小車，不約而同地在離我們不遠處停了下來，車上的司機從車窗裡伸出手來，示意讓我們先過馬路。這種情況我們從未遇到過，也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因此堅持讓汽車先行。坐在駕駛室裡的司機見我們執意禮讓，便慢慢地將車子開動起來。每輛車經過我們身邊時，司機都像預先約定好了似的，鄭重地向我們舉手敬禮，讓我們在出乎意料中，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到賓館住下後，大家議論起這件事來，都很受感動。可是按照長期形成的習慣思維，我又對此事產生了懷疑：這會不會像我們國內那樣，搞「形象工程」，故意在機場等「視窗」「演戲」給外國人看？

於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跑到大街上去仔細觀察。只見寬闊的中心大馬路上，小車眞如過江之鯽，遠比國內的多。但是這些跑的車一見到黃色信號，便立即停了下來，就像訓練有素的儀仗隊聽到「立定」口令一樣。而行人也都整齊地站在斑馬線兩端，等綠色信號燈亮後，才急急通過，根本見不到翻越欄杆和亂穿馬路的現象。在沒有信號燈的較窄的街道上，遇到轉彎或行人橫穿馬路等情況，汽車也總是讓行人先通過。而司機在車內友好地向行人敬禮的事，我也多次遇見……

在國內，我們這些無車族幾乎天天都要跟汽車「親密接觸」。因躲閃不及，被計程車司機破口大罵者有之；好端端地走在人行道上，被飛馳而來的汽車濺一身泥水者有之……但汽車主動給行人讓路、司機友好地給路人敬禮的事，卻從未遇到過。這次遇到了，便感到彌足珍貴！

在國內從未遇到過的事，一踏上異邦的土地就遇到了。而向我們敬禮的，不是朋友，不是同事，而是對陌生人禮讓在先的異國司機。這怎能不令我終生難忘？

臨終一句話

朱國良

人生在線

許是啓蒙時打上了「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烙印，閒來我總愛尋章摘句，特愛邊角冷僻的東西。這回，我摘抄了不少名人們臨終遺言，諸君讀讀也蠻有意思，有人如若不嫌棄而剪裁下來，則也不枉我一番好意了。樂聖貝多芬臨終前一邊惋惜不能再喝好酒，一邊對周圍的人說：「朋友們，鼓掌吧，喜劇結束了！」同爲作曲家，勃拉姆斯只要是好酒，就來之不拒。他是在痛飲一口萊茵河葡萄酒後，說句「果然名不虛傳呀」之後，倒頭便去。法國數學家博敘死時已極度虛脫，不能言語，可好朋友問一句：「十二的平方是多少？」他竟能出聲回答：「一四四。」「唉！煩死了。」這是邱吉爾最後對隨身照顧他的妹夫說的話。是煩作爲一個政治家？是煩人生？還是煩病痛？「我把第二張最好的床留給太太。」這是涉士比亞臨死前意味深長的一句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德烈・紀德更有意思，他生前與莫里亞克和克洛岱爾是好朋友，三人經常互相捉弄。紀德在巴黎去世第二天，莫里亞克收到一封從瑞士發來的電報：「沒有地獄，放心來吧，叫克洛岱爾一塊來。安德烈。」英國詩人丁尼生在病床上翻看《莎士比亞全集》，翻到《辛白林》最後一場對白時，只叫了聲「翻到了」，便溘然長逝。……說來我也是過來人，也可以談談人生，說說生活了。按愛因斯坦的說法是「未曾嚥着淚水吞下麵包的人，不足以談人生」；以我考妣已故的「孤兒身份」，恐怕也是名實相符的了。我逝去的母親是一位大氣、大度、大義、大方的女性，樂善好施，甘於吃虧，街坊同道中很有口碑。但好人一生未必平安，她吃過多少苦，正當丟棄黃連吃甘蔗之時，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母親是常人，自然不能與名人比，但她臨終前對我們子女說過一句話，那就是「少說一句話」。根據母親生前對我們的教誨，我們把它理解爲：夫妻爭吵，少說一句話，便風平浪靜；做了好事，少說一句話，更顯得無私了。如果你幫了別人，還喋喋不休，總不忘加一句「不要忘記我」，這就無趣了；如果你借錢給別人，總要添一句自己是多麼的不易，那助人的本意就要打上折扣了。「少說一句話」，這是母親的殷殷教誨，也是她多年咀嚼生活的結晶，這雖然不能與夏衍病危之時，秘書說「我去叫醫生」，夏衍還糾正「不是叫，而是請」同日而語；不能與達爾文臨終還說「我一點也不怕死」視爲一談，但母親的話也飽含着對生活的感受，對人生的理解，對別人的關愛。她常常提醒我，做人莫張狂，做事莫張揚。想表功時，少說一句話，想想別人的感受；想顯示時，少說一句話，他人不會把你當啞巴。不少時候，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凡事「多說」、「說破」就沒有意思了。生活中有些人即使被你看破了，不到時候也不必點破，直當看一齣戲文好了，不是有「看破不說破，依然做朋友」之說麼！當然這「朋友」兩字，是要重重打上引號了。少說一句話，這在人生處事中適用，夫妻相依，姐妹相伴，街坊相鄰，同事相處，這話也受用。如提升得高一點，誠如愛因斯坦所說，人生的等式就是「X+Y=Z」。即除了工作和學習之外，再有就是常常學會閉上你的嘴巴。